

禅摇真摇逸摇史

第一回 高丞相直谏辟邪 林将军急流勇退

诗曰：

魏帝逃禅建法幢，谐臣媚主激忠良。
纵横铁骑人难敌，婁直金銮气莫当。
不肖游田残稼穡，英雄肮脏厉刚肠。
急流勇退真豪杰，乐道逍遥云水乡。

话说梁武帝即位以来，酷信佛教，崇尚虚无，长斋断葷，日止一食，轻儒重释，朝政废弛。至天监十六年，诏：宗庙用牲牢，有累冥道，今后皆以面易之。识者知其为庙不血食，遍处建立寺庙。改元大通，舍身同泰寺，群臣以钱亿万赎之。

后贤有诗讥之曰：

梁武不知虚寂道，却于心外觅真禅。
弑君篡国皆甘忍，煦煦求仁奚裨焉？

梁武帝于大通十一年五月，敕禁城内造一大寺，名曰妙相寺，极其壮丽宽敞。颁诏天下文武官员，荐举才德兼全高僧二员，为本寺正副主持。消息传入东魏来时，魏主临朝，闻奏梁主建寺招僧，舍身作善一事，暗暗称羨，问侍臣道：“朕亦欲洛阳城外效梁主所为，也创一个大刹，筑起浮图，召高僧广行法事，上祝皇太后圣寿无疆，下亦可祈黎民之福。卿等以为何如？”众臣等一齐俯伏赞扬道：“陛下立此

善愿，上延圣寿，下庇苍生，乃天地仁孝之心也！”魏主大喜，颁诏工部知道，择日兴工。朝内大小官员，见了旨意，尽皆不悦，同聚集渤海王府中商议此事。

却说渤海王乃是东魏大将军左丞相，姓高名欢，因立清河王世子善见为帝有功，故封王爵，赐袞冕、九锡、剑履上殿。当下众官见了高欢，礼毕，共禀此事。高欢低首无言，沉吟半晌，正与决不下。只见班部中闪出一员大将，高声禀道：“皇上新登大宝，众心惶惶，正宜澄心室欲，求贤礼士，宵衣旰食，以副民望，以保金瓯。今乃不明君道，反信异端，建寺筑塔，劳民伤财，甚非治体。主公为朝廷柱石，若不极言谏阻，则社稷险危，恐非大臣事君之道也！”众官视之，却是镇南将军林时茂也。

这将军身长八尺五寸，碧眼虬须，状貌魁伟，膂力绝伦。猿臂善射，箭不空发，使一枝方天画戟，无一个对手，能骑劣马，上阵如飞。立性鲠直，临事不苟。妻戈氏，甚相恩爱，早亡，誓不再娶。昔曾随高欢出征，与尔朱世隆大战。高欢兵败，尔朱世隆率军赶来，林时茂匹马截住。世隆部下六员健将：岳铭、程廷锡、王骄、陶钊、尔朱世宁、尔朱敬，一齐来战。林时茂独战六将，一戟将尔朱敬刺死回阵。五将愤怒力追，林时茂又回身一箭，将程廷锡射于马下，翻身又战四将。尔朱世隆在土山，指挥众军重重围裹。林时茂撇了四将，一马奔上土山，势如猛虎之入羊群，无人敢当，被他直杀上山顶。尔朱世隆措手不及，林时茂箭到，早中左足，翻身落马，众将校拼死救出。四将亦不敢恋战，救护主将而去。因此高欢得脱大难。班师之后，重加擢用，升为镇南将军，参赞军务。次后屡建大功，不能尽述。

当日高欢听了林时茂之言，心下大悦，道：“将军所言，甚合孤意！明日早朝，必当面禀皇上。如不听孤言，只索挂冠而去。”众官俱各欢喜，散讫。

次日魏主临轩，百官齐集，有诗为证：

龙烟日暖紫重重，宣政门当玉殿风。

五刻阁前卿相出，下帘声在半天中。

文武臣僚皆随着渤海王高欢，朝见已毕。高欢俯伏金阶奏事，魏主令内侍扶起，钦赐坐下，其余宰臣侍立丹墀。高欢道：“臣昨见圣谕，欲建寺筑塔，延召僧众，不知陛下圣意将欲何为？”魏主道：“皇太后年高多恙，朕欲创寺召僧，广修善事，为太后祝寿，以尽人子之心耳。”高欢道：“陛下为皇太后祝寿，此乃尧舜之心。但寿算在天，非释氏所能延；孝道在人，亦非佞佛所能尽。皇上聪明睿智，岂不闻帝王之孝，有虞舜可师，文武可法；布衣之孝，有圣门曾闵，贤士奇莱。皆未尝谄佛修行，以为善事。若夫持斋诵佛，造寺收金，乃异端惑民之术，非圣主所宜留心也。若尊释教以为孝，则舍本而务末矣。”魏主道：“朕闻藏经有云：‘一人成佛，九族升天；往生静土，能超万劫。’又云：‘帝王相继以治天下，皆缘罗汉托生。’可见佛力无边，为三教之首。相国反言其疑端惑民，恐非确论。”

高欢道：“陛下身登九五，务要清心寡欲，亲贤远佞，成就圣德。何故信此虚浮妄诞之教，以为修善也？必有奸党蛊惑圣聪者，臣请为陛下解之：夫佛氏崇尚虚无，绝灭人伦，悖逆天理，误天下之苍生者也。人禀阴阳之气，则生生化化终始不穷，理所必有。假令尽皈佛法，则灭而不生，人无遗类，成何世界？世俗子女难育，故借佛老之教以冀延旦

夕之命，出乎不得已，谅非其本心也。虽云披缁削发，而男女之欲人孰无之？不能遂其所愿，轻则欲火煎熬，忧思病死；甚且逾墙窥隙，贪淫犯法而不之顾。至于佛会之说，其恶尤著：科敛人财，聚集男女，阳为拜佛看经，暗里偷情坏法，伤风败俗，紊乱纲常，莫此为甚。其罪一也。天地生物，以滋养人群，若从释氏戒杀之说，则兽蹄鸟迹，充斥宇宙；鱼虫鳞甲，填满江河，人生又何赖焉？此尧舜之所焦劳而治者也。坐关实无罪之囚，讲经为聚物之藪。持戒者，是贪官污吏忏悔之私门；削发者，乃强暴奸顽避罪之活路。圣人为民立教，仕禄于朝，农耕于野，商趋于市，工习于艺，莫不尽心殚力以资国家之用。惟此缁秃，暖衣饱食，游手好闲，口诵弥陀，心藏荆棘，蠹国害民，又莫此为甚。其罪二也。凡人既脱红尘，以皈净觉，则宜布衣蔬食，随缘而足。今之沙门，贪鄙万状，有如叩头乞食，剃肉点灯，屈膝桥栏，匍匐途路，沿门打坐，送渡求钱，此丧廉失耻，僧而乞丐，以求富者也；书符咒水，请圣参禅，惯分缘簿，善说因果，摇唇鼓舌，此僧而幻术，以求富者也；谈禅说法，塑佛印经，建寺建庵，修桥砌路，此又假公营私，托善缘以济所欲者也。至于涉险履危，梯山航海，贱入贵出，贸易开张，能思善算，以罔天下之利，此又僧而商贾者也；更若钻仓掘洞，鼠窃狗偷，据山掳掠，谋财害命，丧心肆恶，此则僧而贼盗者也；又若鬼主神谋，争田夺产，倚官托势，贿赂公行，争讼以求必胜，图谋以期必得，博弈赌钱，酗酒宿娼，逞无厌之欲，以为师徒衣钵计，此则僧而贪婪奸险，持诈力以敌天下者也。僧为世蠹，又莫此为甚。其罪三也。负此三大罪，重佛何为？臣素奉教于贤人君子，振纲肃纪，崇正辟

邪，乃圣帝明王相沿之法，释教之谬，实所未闻。臣愚戆，冒渎天听，伏乞圣涵。”

魏主闻奏，微笑道：“朕闻相国所言，已洞见缙流之妄，但佛称三教之魁何也？往往显灵护国，阐法济民，亦似有益于人世，相国不可不察也。”高欢道：“臣闻上古圣主御世，唯以仁义为重，君臣敦睦于上，人民亲爱于下，故熙皞之治成焉。彼时佛老不尚，何助国济民之有？世祖永平年间，专尚释氏，远近承风，无不佞佛，十数郡中，共有一万三千余寺。后梁将陈庆之进兵荥阳，一路纵火，烧掠殆尽，佛苟有灵，何不显身救护，而使济民利国之身，化为灰烬？可笑世间愚夫愚妇，不辞跋涉艰难，远山烧香，邀福求祥。至于登山遇虎狼之噬，渡海遭风涛之溺，捐躯丧命，悔恨无及。佛若有灵，又不预先警觉以救之乎？设以此二端，问彼愚人，彼必委之以数。夫既有一定之数，则事佛又何益焉？盖禅教易以惑人者，生前谈果报之因，死后论地狱之苦。富贵而修行，必获来生禄寿；贫穷而敬佛，能消往昔冤愆。女可转男，祸堪为福。犹恐智士达人，不尊其说，故谚云：‘谤经毁佛，必堕阿鼻’。立此危言，以愚心志，举世受其迷妄笼络而不觉，可胜叹哉！固亦有英雄杰士，功成名遂，而怀鸟尽弓藏之虑者，寄迹禅林，游游云水。效子房之辟谷，仿通社之参禅，此明哲以保身，非实崇事于三乘也。陛下万民之主，社稷安危所系，正宜肃纲纪，正百官，承天顺民，创制立法，垂训百世，以为子孙不拔之业。岂可尊奉夷教，劳疲弊之民，靡费脂膏，构无益之寺乎？臣切为陛下不取焉。”魏主大悦，道：“若非相国良言，几被众佞所误。烦卿传示诸臣，朕即缴旨，不复建寺矣。”高欢谢恩出朝。

当晚圣旨批黜近臣二员：田有思、邬泮，削职为民，永不录用。朝野尽皆相庆，遍处播扬高丞相、林镇南有回天之力。因此，林时茂名扬四海，人人敬仰。止有高欢世子高澄，心下不足，暗成仇隙。

看官，你道高澄为何不足林时茂？原来高澄为人狠毒，性如烈火，酒色财气，博弈游猎，无所不至。侍妾数十，稍不如意，辄致之死。家丁僮仆，打死无算。高欢每每教训，只是纵性不改。极好阿谀奉承，凡是逃亡死命无籍之徒，投他府中，尽皆收用。这一班人狐假虎威，残虐百姓，远近人民，无不嗟怨。因父亲称扬林时茂才能，暗里不服，偏要灭他威风。

忽一日，正逢初夏天气，四月初旬，到处村乡田麦成熟。高澄带领一班棍徒，擎鹰逐犬，击鼓鸣锣，骑着高头骏马，径往东门外打猎作耍。凡是高山峻岭，无不游遍。哄至一山，名“系舟山”，乃大禹治水时，曾系舟于此。山边有一石如环轴，故名系舟崑。满山树木，遍岭藤蔓，十分险峻。但见：

巍巍万丈，叠叠千层。四围翠柏参天，遍岭苍松蔽日；翠柏上但见猿呼，苍松顶唯闻鹤唳。昏沌沌云封山岫，黑沉沉雾锁山峦。榛棘里虎狼逐队，草丛中狐兔成群。呜呜咽咽，山禽鸣古树高枝；习习潇潇，岚气吐崕岩幽壑。深林蔚秀，从教健翮飞腾；大麓宽平，一任良材驰骋。惊心处，无非水怪山妖；触目间，尽是闲花野草。只见潺湲飞瀑布，屈曲路峻嶒：不闻鸡犬之声，罕见行人之迹。正是：攀藤附葛犹难上，涉险登危路怎行？

却说众人打攒赶上山顶，放鹰逐犬，正打围之间，见一只大白鹿，睡在草内。众人呐喊捕捉，那白鹿失惊跳起来，冲开人，径往山下奔走，真个是疾同鹰隼，快似流星。高澄喝众军士放箭，内中有一个善射的弓弩手，连忙弯弓搭箭，觑亲射去，正中白鹿背上。这鹿带箭负疼，没魂的乱窜，一直赶到山下田畝里。高澄与众人骑马一齐赶来，追得这鹿慌了，一味地乱滚，将这田内结成的麦子尽皆滚倒，约有一二十亩宽阔。众人哪里肯舍，不顾人田麦，呐喊围将拢来，钢叉、苦竹枪、长刀、大棍并力乱戳，登时将这白鹿结果了性命。高澄即叫军士将索捆缚扛去，正要抬起，只见一人蓬头跣足，叫苦连天，两脚似碾车儿一般飞也赶来。

这人是谁？原来此人姓齐名德，就是本村农夫。正在沙沟里斫蟹，邻近牧童报说此事，慌忙跑来看时，众人兀自未散。见了这景象，不觉心内火生，腮边泪落，捶胸跌脚，痛哭道：“天呀！这几亩田麦，将已成熟，一家男女十余口性命，全赖此过活。如今被你众人踏倒了，怎生是好？”高澄怒道：“汝是甚人，敢这等撒赖无状！军校们，着实打这厮！”众棍徒听得公子喝打，一齐动手，却如众虎攒羊，将这齐德打得皮开肉绽，面肿血流，横倒地上。高澄还嚷道：“将这厮锁了，送到县衙去！”此时，过往人众见齐德受亏，俱忿忿不平，奈是渤海王世子，何等势耀，谁敢向前？只得远远站立观望，互相唧唧道：“没天理！这时候雷公哪里去了？”

正在喧闹之间，只见林时茂骑一匹黄马，随着苍头，因往城外访友，打从系舟山前经过，见这伙人喧嚷，问苍头：“这是什么人在此厮哄？”苍头打一看时，复道：“高公子领

着军士打一个村夫。”林时茂就下马来，见高澄礼毕，问：“公子为何打这村人？”高澄道：“林将军，你不知道，这狗才无状，不识尊卑，辱言秽骂，因此打这厮。”林时茂又问齐德道：“你这村人，为何不知上下，辱骂高爷？若送官司，罪责不小！”齐德大哭道：“老爷呀，你只看这些田麦就是了。”林时茂抬头看时，见满田麦子尽皆踹坏，惊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齐德道：“小人满家男女，全靠此田麦过活，被高爷带这伙不达事的军士，因捉鹿放马，将小人麦子尽情踹坏。如今麦已成空，又被痛打，不如就死也罢，不然，日后免不得做个饿死鬼也！”说罢号啕大哭。

林时茂听说，激得怒气冲天，嚷道：“高公子忒没分晓！他的田禾被你人马踏坏了，人若无粮，岂不饿死？他来哭诉，出乎不得已。你们知事的，就当赔偿安慰他才是，为何反打他这般模样？忍心害理，不体民情！”高澄骂道：“你这狗职，也与村牛一样。汝在我父王麾下为将，是何等样抬举。你得到今日，不思报本，反与村牛分疏，抵触俺，可恶可恶！”众棍徒一齐嚷道：“这是甚么鸟官，敢来触犯公子！”林时茂骂道：“都是你这伙无籍棍徒引诱公子，明日对丞相面讲，把你这干人尽行驱逐，方豁俺胸中之忿！”高澄喝众人：“与我打这厮！”众军士见说，素知林时茂手段高强，都不敢动手。林时茂发话道：“今日不与你斗嘴，明日早朝后，同你到会议堂高爷处说个明白！”回头吩咐齐德道：“你且去，俺明日将些银两赔偿你便了。”齐德磕头道：“深谢老爷恩德！”爬起来一步一跌，叫苦连天的自回去了。林时茂策马带苍头向西而行，这高澄带领军士扛着大鹿，漫不为意，一头笑一头骂，也进城中去了。众人领赏散

乞。

次日林时茂同众官早朝已罢，齐赴会议堂，参见高欢，共议朝政，至巳时皆散。高欢将欲退堂，林时茂向前道：“总参有事禀上主公。”高欢问：“有何事说？”林时茂将高澄打猎，踏坏民田，打伤齐德之情，从头至尾细说一遍。又道：“公子终日游荡，不理正务，淫人妻女，僭人产业，为害不浅。不知何处寻来一伙无籍恶少，引诱公子，无所不为，若是圣上闻知，主公面上须不好看。速宜把这班棍徒流徙边远，晓谕公子改过，不惟主公之幸，天下亦幸甚矣。”高欢听罢道：“孤已知道，将军请回。”林时茂拜辞自回。

高丞相上轿回府，厅上坐定，唤管门官进来，问：“公子在外，一向作何事业？”管门官道：“公子在府则攻书史，出外则习弓马，并无他事。”高欢怒道：“总是你一班蠢材蒙蔽引诱，若不直言，先斩汝首！”管门官见丞相发怒，惧怕，只得跪禀说：“公子近来与一伙花拳绣腿、无赖之徒，终日饮酒作乐，出猎游戏，常打乡村百姓，坏了田中庄稼，吃了人家鸡犬。这些百姓，一来感老爷德政，二来惧老爷法度，敢怒而不敢言，街坊上乱纷纷说公子的过失。此事是实，余者不知。”高欢将管门官喝退，当下怒发冲冠坐大堂上。

午牌时分，只见高澄醉醺醺回来了，高欢骂道：“你这畜生，在外做的好事！若非林总参禀知，几被汝所误！”喝令军士：“拿下斩首！”原来高欢的军令极严，众军士不敢不遵，只是将高澄松松缚了，且未动手。早有人报入衙里，只听得当地一声云板响，传出堂来：“夫人请老爷议紧要话。”高欢带怒退入私衙。原来这高欢的夫人娄氏，所生四

子，独爱高澄。当下闻报，惊惶无措，急请高欢劝道：“丞相差矣！父子天性之恩，况儿子不犯军法，何故致之死地？只是训诲一番，教他改过便了。”高欢道：“夫人不知，这畜生带领一起棍徒，在外生事害民，非止一端，为祸不小。异日干出事来，孤与夫人为他所累。今日若不早除，免致后悔。”言罢，即传令刀斧手速斩报来。娄氏双膝跪下道：“看妾薄面，饶他死罪，但重责这畜生，戒他下次。把这些无籍之徒重治，连夜配发远方，无人引诱，便没后患。”

高欢思想一会，道：“夫人请起，孤自有处。”即出堂叫军士：“拿转不肖子来。”开了绑跪下，喝道：“你这畜生，罪不胜诛！且看夫人之面，把你这头权寄在颈，以后再蹈前辙，必然诛戮！今日死罪既饶，活罪不恕！”教军士行杖。众军士跪下道：“公子虽然犯罪，小的们焉敢行刑？”高欢喝散军士，令虞候带进衙里，自打至数十余下，怒气不息。夫人又力劝，方才住手。随将高澄监禁在书房，不许足迹出门。当晚升堂，凡是高澄平日亲近的军士、相随的棍徒，尽发有司问罪，驱遣刺配。又着虞候赍白银十两，送与齐德。因此，乡村百姓互相传扬，感叹林时茂的恩德。

且说高澄监禁在书房中，闷闷不已，又无一个心腹人在身畔，咬牙切齿，深恨林时茂，痛入骨髓。只待身子挣扎些，决寻畔隙害他性命，方泄此恨。不题。

再说林时茂已知高澄被父责打，棍徒俱已赶逐，心时暗想：“是我一时路见不平，将此事对丞相说知。这伙凶徒赶逐，却也罢了，只是他父子至亲，高澄虽然被责，日后相合时，必讲谗言，终须有祸。不如及早寻一个避祸计策。”心下踌躇半晌，点头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！俺如今妻妾双亡，又

无男女，单只此身，平生不知害了多少生灵性命，罪业深重。今此一计，一者避祸保身，二者消魔解瘴。想这魏国里安身不得了，闻知梁武帝最重佛教，不如走入中国，削发为僧，逃灾躲难，免遭暗害。”当下预将金银财物藏顿匣内，随身衣服包裹停当，又修下一封辞职的文书。次日，聚集本衙虞候军士人等，分付道：“俺今日要去访一亲故，路途遥远，来往须费月余。若辞丞相，必定羁留不放。俺今不辞而去，汝众人须要谨慎，各守执事，如丞相爷差人问时，有书一封，着个精细的去呈上，自然明白，不可有误。”分付毕，即改换衣妆，扮做道人模样，令一苍头向上，挑了行囊，一主一仆，悄悄离家，出了城门，径望东南而进。

且不题林时茂主仆二人远行，再表往事。梁朝建康城外，有一村民，姓钟名子远，娶妻朱氏，两口儿极是好善，年至四十余，并无子嗣。典田卖地，斋僧塑佛，不吝施舍，愿求子息接续香火。梁武帝晋通二年，朱氏忽作一梦，梦一猛虎入宅，因而有孕。于十二月初五日丑时，产下一子，生得眉清目秀，相貌奇俊，人人称羨可爱，就取名叫做爱儿。年至七岁，聪明乖巧，无所不知，读书过目成诵，只是禀弱多病。一日，钟子远在家无事，与朱氏商议道：“我与你两个年纪许大，求神拜佛，生得这个儿子，虽然聪明，却是常有疾病，未知养得成人否？毕竟我夫妻二人命里不该招子，以此多恙。闻得过继在外，改姓易名，便养得大。不如将爱儿送与近村寺院出家为僧，不但他有所倚靠，抑且我和你存这点骨血，死亦瞑目。未知你心下何如？”朱氏道：“儿子是你生的，由你主张。但是千难万难，止得这点骨血，如今送他出家，心下一时怎地割舍？倘有缘遇得个忠厚的师父，

庶可度日；若撞着不知冷热的人，朝捶暮打，教我如何放心得下？”子远道：“浑家，你的言语也说得是，且不必性急，慢慢地打听，择一个忠厚老成的师父，送与他便了。若无好的，且留在身边，另作区处。”

也是这爱儿命该出家，子远夫妇商议之后，未及半月，一日子远往地上灌种。将及巳牌，朱氏闭上门，正要到厨房内整治午膳，只听得有人敲门，朱氏笑道：“老人家终不耐饥，出门不多时，就回来吃午饭了。”走出来开门看时，原来不是丈夫，却是一个年老的和尚。朱氏看那长老时，生得：

眉长耳大，体健神清。手持小磬，项挂数珠。身穿一领不新不旧褊衫，脚着一双半黑半黄僧履。却似阿傩降世，犹如弥勒临凡。

原来这和尚是本村圆慧寺中法主，姓阎，法名智觉，每常来钟家打斋米的。这长老合掌向前，叫一声：“施主，问讯了。”朱氏连忙回礼道：“师父请坐。”智觉坐下，击动小磬，诵了数卷经，念了几句咒，吃了茶，问道：“钟檀越哪里去了？”朱氏答道：“他去地上种菜，还未回来。”智觉又问道：“二位施主都一向安乐否？”朱氏道：“依托三宝庇佑，遣日而已。”

正说之间，只听得笑声渐近，却是爱儿读书回来，对和尚唱个诺。智觉回礼道：“好位小官，回来吃午饭了？”爱儿道：“师父猜得着。”这智觉定睛看了一会，猛失声道：“咳咳，可惜！”朱氏问道：“师父为何叹惜？”智觉道：“施主莫怪，贫僧有一句话，不好出口，怕施主见责。”朱氏道：“师父有话，但说不妨。”智觉道：“令郎相貌甚清，只

嫌额角上多了一块华盖骨，此为孤相，若在俗门中，恐无受用，又且寿夭。贫僧有一个救他的道理，但恐施主见怪。故此失声叹惜。”朱氏道：“多承师父好意，指示迷途，焉敢见怪？”正说话间，钟子远回来了。智觉即起身问讯，袖米相别而去。

子远吃饭毕，依旧往地上种作，直至天晚方回。临睡时，问浑家道：“日间曾有人来寻我么？”朱氏道：“并无有人，有一事说起，倒也凑巧。”子远道：“甚事凑巧？”朱氏道：“就是日间看经的长老，把爱儿相了半晌，蓦然叹道：‘可惜！’我问他为何叹惜，他说：‘好一位清秀贤郎，只嫌额角上多了华盖骨，大抵寿少，恐无受用。贫僧有个好方子救他，只是怕怪难说。’我正欲问时，你却回了，隔断了话头，他就相别去了。察他的念头，想是要爱儿出家的意思。我正欲与你议此一事如何。”子远道：“这机会却也凑巧，我前日与你商议，正没个好师父出家，倒将这位长者忘记了。浑家，你不知，这智觉是个笃实老成的长老，况且寺又临近，不如选个吉日，送爱儿与他为徒孙绝好。”夫妻二人商量停当。

次日清早，钟子远径行圆慧寺中来，进了山门，只见殿门半开半掩，静悄悄并没个人影，子远咳嗽一声，也不见有人答应。子远就在佛殿门槛上坐了一会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些和尚着实快活，日高三丈，尚兀自安睡未起。”正想之间，猛听得咚的一声响，子远吃了一惊。也是机缘辐辏，遇着响这一下。

正是：

有意种花花不活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

毕竟响的什么东西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钟爱儿圆慧出家 梁武帝金銮听讲

诗曰：

削发披缁作野僧，止因多病入空门。
无缘歌舞三更月，有人修持一卷经。
诵梵罢时知觉路，参禅静里悟无生。
偶逢武帝求贤诏，引向金銮面圣君。

话说钟子远听到伽蓝案前一声响，急抬头看时，见一个老鼠在琉璃上偷油，见了人跳将下来，不偏不斜，却好跳在签筒上，将签筒扑倒，响这一声。子远思量道：“这寺里伽蓝，甚有灵感，不如将这事求一签，问爱儿出家，日后成得功否。”就跪在伽蓝案前通诚，求一灵签，以卜凶吉，求得第二十四签。子远看时，签上四句诗道：

枯木逢春月至秋，他乡遇故喜相投。
求名问利虽成就，未若禅林更好修。

子远看了诗，正合其意，甚是欢喜，坐在门槛上念诵。只听得有人叫一声：“钟施主，为何大侵早到我敝寺中闲坐？口里念些什么？”子远回头看时，却是管园的矮道人。子远慌忙起身道：“阿公，要见你阎长老说话，有烦转达。”矮道人笑道：“我去。”即忙进去。不移时，阎长老出来，迎子远到方丈里坐下。智觉问道：“钟老丈，久矣不到敝寺中来，今日甚风吹得到此？”子远道：“小子不为别事，就

是师父昨日到舍诵经，相小儿无寿，说有什么计较可救。今日特造宝刹求教。”智觉道：“一向看令郎容貌，是一孤相，在俗门中，惟恐寿薄；若入空门为僧，必成正果，又且可以延寿，这便是救他的方子。虽如此说，只恐你夫妻二人未必割舍。”

子远道：“小子正为这事而来。适间问伽蓝求一签在此，请看一看。”智觉看罢道：“不必说了，这一签是上吉的，只怕施主心下恍惚，若出家时，必有收成结果。”子远道：“有何恍惚！既承师父美意，肯收留小儿，即选吉日送来。”智觉道：“施主，再要和你令正商议，不可造次。待贫僧拣一个空亡日子，办些盒礼过来，请令郎出家，方是道理。”子远道：“这也不消了，亦不必和贱荆计议，师父拣定日期，小子送来便是。”子远茶罢，起身告别而回，一一与浑家说了。过了数日，智觉着行童送柬帖到子远家里来，说道：“本月十二日，是华盖空亡日子，果肯不弃此日，圆成更好。”

话不絮烦，真个是光阴迅速，倏然又是十二日到了。这智觉长老，着道人挑些盒礼送来，不过是蔬菜点心之类。子远即央贴邻当里长的孔爱泉，写一张将子情愿舍身出家文契，叫：“爱儿，过来，别了娘，送你到寺中快活去。”这爱儿对朱氏唱了一个喏，叫声：“娘，我去呀。”只见两泪交流，不忍离别。朱氏放声哭将起来，道：“我儿，不是我做娘的心毒，只为你多灾多病，我爹娘命里招不得你，不得已送你出家。从此去，切要向上学好，勤谨听教训，不比在父母身边撒娇。”说罢，悲咽不胜。子远亦垂泪道：“爱儿呵，寺若远时，也不舍得你去了。今幸喜寺院邻近，阎住持